



特色资源



[返回](#)

| | |
|---------|--|
| 汉学家： | 汉斯·贝伦斯坦 (Hans Bielenstein, 瑞典, 1920 -) |
| 研究领域： | 中国历史、哲学、中国古汉语 |
| 人物介绍： | <p>汉斯·贝伦斯坦是高本汉的学生中，第一个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他于1945-1953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1954年以《东汉的复兴》为题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贝伦斯坦于1953-1961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任东方语言学教授和东方研究院院长；1961年至今，他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瑞典皇家科学文学史和古代史通讯院士。贝伦斯坦同时还是美国东方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p> <p>贝伦斯坦于1979年随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访问中国，专治东汉史（公元23至200年）研究，他所作的大部分专著都集中在东汉帝国的兴亡这一论题。贝伦斯坦以进步的历史观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有关西、东汉之交，尤其是东汉时代的丰富历史资料做了细致的研究，他的著作基本分为四部近一千页，并附有一百六十多页的历史地图。贝伦斯坦对西汉王朝的覆灭、王莽新政的短暂兴衰一直到东汉政权的建立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尤为精辟地阐述了社会内在经济、文化关系在朝代更替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他有深刻的见地。贝伦斯坦认为王莽从本质上是个野心家，但同时又在无意中扮演了一个革命者的角色，其新政触犯了现有贵族的既得利益但又未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所以必然是个失败的结局。刘秀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于从法律上重建并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研究中，贝伦斯坦对史书中关于预兆的解释、历史人口的统计、以及历史循环等方面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p> <p>在西方学者中，贝伦斯坦是第一个对汉代历史有如此细致分析研究的，他对东汉历史的研究开始于四十年代末。1950年，贝伦斯坦发表了第一篇专论：《对〈汉书〉中预兆的诠释》，指出：西方的历史书籍完全是依赖学者个人而写的，而中国则是官方的历史家作出历朝历代史籍的编修任务，官修史书——这是中国历史学与西方最大的不同所在。中国的历史书籍虽然成为世界上材料典籍最丰富的，但这些对于研究工作则不可以轻易地搬用，只能提供参考材料。</p> <p>贝伦斯坦发现，在“帝王本记”中，中国历史学家的记载与历史事实本身并不完全吻合。他根据自己的统计数据绘制了怪异的自然现象发生频率表和社会政治形势动荡曲线表。这两张曲线表相互对比，便得出了以下的结果：</p> <p>一、《汉书》第27章中描述的各种怪异征兆现象，都受到一种内在原动力的左右，其反映了对当权者的间接批评的意图；二、两条曲线表的对比表明：历史学家批评的力量远远不如统治者的威力；三、历史学家的间接批评始于班固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只是如实地记录各种征兆现象本身，是秉笔直书春秋，而不是批评朝政；四、对统治者婉转批评的声音，来自官员而不是民众；五、通过对反常自然现象的质询，引起当权者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吏治或其他问题的关注，这是史书中自然存在的现象；但这类记录在早期不是为了批评当权者，主要还只是为了客观地反映大自然的活动和现象。</p> <p>之后，贝伦斯坦便开始着手对东汉社会进行全面地分析研究。在著作《东汉的复兴》第一卷中，贝伦斯坦重点分析了有关东汉时期的各种相关历史材料，对复杂的史料进行了认真的鉴别并有选择地使用，从而提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尽可能客观公正的见解。贝伦斯坦认为，史学研究的关键在于要对历史资料持公正客观的评判态度，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于一个史学家至关重要，风格化写作本身不会歪曲历史事实，也不会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本身产生偏见。他指出：历史学家们总是习惯于以一连串的偏见来赞扬一个朝代的开创者同时针砭他的敌手，并把这种色彩带进对各种历史事件的描述中。</p> <p>贝伦斯坦还出版有一些其它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其中有一篇论述公元2至742年中国的人口统计问题，写得非常有特色。西方学者一般都认为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由于对于人口的统计以纳税人口为依据，缺乏可信度。但贝伦斯坦则认为关键在于史学家们如何利用和处理这些原始的人口统计数据，从中挖掘有价值的资料。在另一篇《中国有一个朝代循环周期吗》中，贝伦斯坦讨论了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朝代循环说包含王朝交替年代、阴阳五行说和占星术三方面内容，它并不合理；真正的历史发展规律是由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由各个朝代内部经济关系的合作与冲突所表现出来。</p> |
| 主要学术成果： | <p>Diplomacy and trade in the Chinese world, 589-1276 / by Hans Bielenstein. Leiden ; Boston : Brill, c2005.</p> <p>The bureaucracy of Han times / Hans Bielenstein.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 Pub., 1980.</p> <p>Emperor Kuang-Wu (A.D. 25-57) and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the seventeenth George Ernest Morrison lecture in ethnology, Wednesday, 2 November, 1955. Canberra :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 1956.</p> <p>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with prolegomena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Hou Han Shu. Goteborg :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1953.</p> |
| 参考文献 | 《瑞典汉学史》[专著] / 张静河著. -- 合肥 :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 |